

在命运之河逆流而上

音乐这张大网，用无数抑扬顿挫打捞出生命里许多不堪言的东西。

朱利芳

“名字算什么，我们称之为玫瑰的，换一个名字听起来一样芬芳。”

用莎士比亚这句话的逻辑来推论昨天演出的柴可夫斯基交响乐，同样有效——名字算什么，我们称之为柴可夫斯基交响乐的，换一个名字听起来一样震撼！

昨晚在海宁大潮歌剧院，俄罗斯著名指挥家捷杰耶夫带领马林斯基交响乐团演出柴可夫斯基的第四和第五交响乐，两首经典的交响乐诉说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命运。

《第四交响乐》被命名为“命运交响乐”，而第五则列于“悲怆”三部曲系列，却没有具体的标题。同一位大师，同样对命运的思考与诠释，却有不同表现，不仅因为写作时间的间隔。而似乎证明他始终想弄明白人与命运的抗争，是什么感觉，究竟有什么意义。而这种持续的探索，让他凝望深渊，继而走向更深处。

我相信，当人类开始独立行走之前，一定思考过命运：是一辈子匍匐于大地觅食，还是起身眺望星辰大海的无尽？当他们作出那个艰难的选择之后，一条荆棘丛生的大路向人类敞开：我们要从

伊甸园走出，走向自己的宿命，无尽的航行开始了。

傍晚风凉，伴我走进大潮歌剧院，这座从欧洲漂洋过海而落户到盐官古镇的“万国歌剧院”，像暮色里的船，由欧洲顶级的芬兰云杉建成的船。当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回荡在这个全木质构建的巨大空间里，我竟然产生了如水归大海之时突然起潮的感觉。捷杰耶夫出场，一鞠躬转身举起指挥棒，《第四交响乐》的第一乐章开头“命运的动机”就低沉而出，虽然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的起始有相似之处，但这并非命运敲门声的经典再现，而是令你在隐约里得到清晰的感受——命运的力量开始涌现。

《第四交响乐》向我们展示了柴可夫斯基对命运的思考：那是一种来自外部的不可抗拒的宿命力量。这种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窒息般的音乐波冲过来竟有波涛的沉重。我读不懂五线谱，从小也没有受过好的音乐教育，但坐在这里，感受属于心灵。

音乐在继续，是整个乐团在动情地演奏着一曲人性的赞歌。

有压迫着的，自然也有反抗着的。我的记忆随着交响乐“压迫—抗争—胜利”的线性结构而渐次走出上扬曲线，这曲线的弧度里有无数人的一生。村上村树说过：“我们是以有血有肉的个人记忆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假如没有记忆的温暖，太阳系第三行星上的我们的人生难免寒冷得难以忍耐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恋爱，才有时像恋爱一样听音乐。”现在，我就沉浸在恋爱里，像恋爱一样地听音乐。

文王拘而演《周易》，我想象他在黑牢里推演，企图破解命运的复杂规则，这种用心灵来对抗宇宙定律的努力是如此动人，以致于数千年过去了，仍旧如星辰般地给人予前行的力量。记得有人说：“深海鱼类，若非自己发出微光，将是黑暗一片。”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将“乐”列入“六艺”，真是一种大智慧啊。

音乐的无形与抽象，具有某种永恒的质地。听到好的音乐，心灵就会悸动，就像《二泉映月》旋律一起，悲剧感顿生；《黄河大合唱》一起，满腔激昂。音乐与人类所有的情感一起脉动，无须翻译，无须解释。

多少人随着年岁渐长，对于命运的暴击似乎已经习惯，开始无条件地接受命运，所有的愤怒面对命运狂暴的破坏力都已经消失，接受吧，安于俗常，在海啸般的巨大压力面前，渺小的我们能够怎样呢？相较于《第四交响乐》与外部命运直接对抗，《第五交响乐》更强调内心的矛盾与自我征服，情感更内省复杂，内涵更为深刻。面对无以排解的命运之痛，全人类共通的悲怆在乐声里直达心灵时，真是痛彻心扉。《第五交响乐》所呈现的“怀疑—斗争—和解”的螺旋式上升的精神格局，仿佛就是王国维先生在诗中写过的辛苦的钱塘江上水，日夜无休，潮起潮落。

音乐这张大网，用无数抑扬顿挫打捞出生命里许多不堪言的东西。人生的不平事如永远涌动的潮，极度的矛盾激荡着灵魂，痛苦挣扎，至死不休。而经典作品却始终活着，在特定的时间等待着特定的人前来，安慰你——白黑暗处，有风雪夜归人。

明亮的圆号出场了，这段优美的独奏让枯萎的时光开出花，灵魂从地下室里走出来，风暴暂歇，微煦之光照耀前路，尽管巨大的命运仍在阴影里踱步，又怎样呢？

命运狂流肆虐，却还有看似天真的理想主义存在，真是一种不能不令人向往的美好境界。而所有的忍耐与奋进反抗的力量，就蕴育在那抬头一瞬间。

人类精神胜出的时刻，永远有高光。忆起驱车高原，在群山起伏间，阴云笼罩四野，突然有一束丁达尔光倾泻在眼前，暮云高树，莽原苍苍，渺小如草芥，浩大接宇宙。那时，有遏制不住流泪的冲动。如同昨晚，我听到那段圆号的独奏时。

（作者为省作协会员）

主办：嘉兴日报江南周末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到春暮，新鲜皎洁的小白花一串垂在枝头，喷香四溢，可以摘许多来摊蛋、煎饼、煮汤，后来就再没见过那么丰盛的槐花。

其实早前我也没见过槐花。它可能是属于北方的，江南少见。张恨水曾写过一篇《五月的北平》，用了很多字来写槐树，里面说“五月的北平是碧槐的城市”，说北平城里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人人家，到处都栽有槐树。他还写过一阙词，说槐花落时，是“十里槐花残雪坠”。以前的人写这些，真是“非常的好看”哪。

这个时候，山里的槐花已经开放，樟树正在开花。细小的花不断落下来。地上星星点点落满了槐花、槐花、樟树花、络石藤花，以及不知名的很小的骨朵，似乎是柿子花。看见一架络石藤，开着打着旋的风车茉莉，仆倒在山门处，仿佛一挂白色的瀑布。

五月的花虽然少，自然不止这几种，比如还有榴花，只是，我觉得它们代表着“春去”，而榴花代表着“夏来”。

放眼看去，已是满眼皆绿。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借水之灵，送来满身清爽。

浓荫之下，置一张小桌，泡一盏清茶，约两三知己，娓娓闲话家常。热茶入喉，暖意漫过心间，而后细汗缓缓浸出额头，一身暑气便随汗而去，心头澄澈自在，凉意便自然而然地生了出来。茶水里的热天，没有灼灼暑气，只有身心皆安的清凉，慢下来的时光，都变得温柔。

如今的热天，则则凉矣，却少了水的相伴，少了那份自然的意趣。

天一热，空调便成了夏日的标配，不必再为暑热所苦，可心间的烦躁却愈发浓烈。在密闭的空调房里，身体是凉快的，心却渐渐变得浮躁，愈发怀念那些有水相伴的旧时光——没有冷气的裹挟，只有水汽的温润，只有自然的馈赠。

从前的夏天，或许更热，可人们懂得向水借凉。把身心安放在大自然里，心定了，凉意便自生。如今的夏天，不再有灼灼酷暑的煎熬，可一颗心困在空调房里，少了烟火气，少了诗情画意，连夏日都变得枯燥乏味、乏善可陈。

向水借凉，从来不只是度夏的方式，更是一种从容的生活态度。空调房里的清凉，少了自然。而有水相伴的清凉，是时光的馈赠，任外界酷热喧嚣，只要守着一汪清水，便能守得心头一片清静。
（作者为媒体人）

小得盈满蚕上山

青穗守望，期待收获。

山里人

立夏才脱胎于春，也刚刚被孟夏花朵——石榴花橙红如火、广玉兰含苞欲放、绣球花五彩缤纷、蔷薇爬满了篱笆、小荷初露尖尖角……这美艳动人的模样所吸引，还没浪漫几天，忽而又“枇杷黄后杨梅紫，正是农家小满天”了。

“小满”是夏季第二个节气，如果以黄金分割律来划分一年365天，那么，小满恰好处在0.618的黄金分割点上。在这个具有美感的时间里，白昼渐长，气温渐升，雨水渐多，正所谓：“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这个时候，北方的小麦正在灌浆，籽实尚不饱满，只有小满，还未大满。而江南，除了麦子小得丰盈，内里还有另番寓意，即指代雨水之盈，正如农谚所言：“小满小满，江河渐满。”

年幼时，待花开半夏，总盼刺梨花（带刺的灌木丛野花，类似于蔷薇）早点儿谢掉，因谢了就可尽情到溪里玩水，有俗语说：“刺梨花花开，沐浴盛棺材。刺梨花花谢，沐浴到夜。”尽管“盛棺材”有点夸大其词，但不贸然洗冷水澡，倒是乡人对自然节律与人体健康的朴素认知。较之夏至、小暑、大暑，小满依旧热而不烈，是那种气温趋高而不见酷、阳光增艳且不显骄的刚刚好。

长大后，不再有那种期盼，但又生发别样牵挂。

“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这是北宋欧阳修在《小满》诗中说的。不说30年前，就是现在，只要适时途经南湖“四好农村路”，宛如诗中摹状意象，依旧在一个个

刚入夏就遇上了一部好剧

秦岭穿过戏台，泉水酿成烈酒。羊群走过山沟，恍然已是隔世……

董维刚

在老家槐花飘香的时节，电视连续剧《主角》终于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了。开头一集就有一个无比熟悉的场景：宁州县秦腔剧团司鼓胡三元接外甥女进城，准备考剧团，两人坐长途客车跑在山沟壑上，车窗外闪过的，不正是繁花垂枝的洋槐树啊！

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全国人民和我一样，在屏幕前看到一个从秦岭大山里走出来的女放羊娃，一步一步成长为舞台上的角儿的故事，整部剧叙事跨度从1970年到2010年，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时代演变的历程。

《主角》原著作者陈彦，是从陕西南部镇安县走出的一位作家，我老家洛南县和镇安县同属商洛市，虽然同在一个地区，同在秦岭腹地，但是他老家的山比我家老家的山还要像山。镇安县境内群山起伏，谷深壑险，林地丰茂，河水清澈且湍急，在我印象里，整个县域内几乎找不到一处地势开阔像模像样的盆地，大大小小的村落镇寨，就挤挤挨挨在一块巴掌大小的洼地或者台地上。经济欠发达的年代里，人们生活苦焦，就分外渴望挣脱大山的怀抱，到山外去闯一闯。小说的作者，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从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2019年，长篇小说《主角》荣获茅盾文学奖，我第一时间购回上下两本书，一口气读完。这是一部70万字的厚重之作，主人公易青娥原名来弟，成名后改为忆秦娥，她的命运跌宕起伏，小说故事情

村庄的田野与树从间次第闪现。村落中，草木无言，欢欣自在。田垄与田垄之间，麦子长出了青穗，浓翠浅着，且又略带点儿娇羞，毕竟有孕在身了，那袭不怎么宽大的翠绿裙服，又如何能遮得住。它们万穗齐发，流淌着拥挤着喧哗着，波翻浪叠，一片连一片，一波接一波，浩浩荡荡，直至天地相接处，叫人看了产生幻觉——俨然有股“青黄之气”在缓缓漫入天际。

在嘉兴主城区，不知留存这么大大块大块的绿如意要花多大代价？也不知是谁又给她注满这身灵气？如是，几万亩籽粒，就一天比一天丰盈，一天比一天饱满。待到芒种，又是一年麦梢黄，开镰忙了。

青穗守望，期待收获。“小得盈满”，且又多了几分意蕴之美，恰如人生“将满未满”阶段。这些年，在南湖田园，多次见过一拨拨有组织的或者自主的青少年，他们成群结队走到田野采风、绘画。心想，在田间课堂作文与画画，描绘和书写的是农耕之美，而珍视的却是孩子们的过程成长——一切都趋向成熟。

自然，生活中的“小满”，也随处可见。像“花开半朵月半圆”，包括酒饮微醉，茶倒七分，话留三分这些处世哲学，又全都是“小得盈满”对成人的启迪：凡事恰到好处，适可而止。

又有欧阳修诗云：“麦穗初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小满，也是一年养蚕季，有说这天还是蚕神生日。查慎行写过：“小满初过上簇迟，落山肥蚕白如脂。”说的是家乡小满时节，蚕多处于五龄盛食末期，或已开始上簇结茧。半个嘉兴人的我，曾看过丈母娘用鹅毛掸蚕。时间在不经意中，有些年没见过蚕匾、蚕架，以及那切桑叶用的叶墩头，这些大多已退出农家的老物件。想想，蚕宝宝从芝麻般大小的小黑点，经几回眠和起，慢慢长成“白胖子”，到5月20日左右，就停止进食，到通体白里透黄，又白个儿寻找路径（稻草扎成的簇）上山，完整走完一次生命旅程。

一只小小蚕宝宝，在吐丝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嘉兴能“蚕丝成市”，且被誉为“丝绸之府”，更不会想到举国能吐出一条“丝绸之路”。早在新石器时代，嘉兴先民就开始种桑养蚕，后人延续着——催青、见光、收蚁，到“子规啼血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再到采茧、缫丝的艰辛。其间，“语儿巾”“秀州绛”，名震一时。进入新时代，嘉兴已形成蚕桑种植、蚕茧生产、丝绸加工等产业链，产值不断攀升。

又一首《小满》诗曰：“子规声里雨如烟，润透红销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蚕上山了，接着，麦子也可收割了，但在这个骨节眼上，也只小得盈满，无疑不是陶然、飘然、酣然的时候。
（作者为在职公务员）

五月光事

放眼看去，已是满眼皆绿。

任淡如

年少时读亦舒的《开到荼靡》，最后有这样的句子：“可恨文思似荼靡。”读到这里，不是不惆怅的。这时候山里会有很多很多白色的野蔷薇，兀自招摇地在篱边路边，中间几丛绯红色的花瓣，在日光映衬下，说不出的剔透灵秀，又馥郁芬芳——我从前以为这蔓延的清香，是花事未了的荼靡，后来才知道，它们是野蔷薇。

蔷薇开红色重瓣的小花，悬架在庭院中，小而精致，花头下垂，像是站不直人扶一样，故古人说“通体全无力，酡颜不自持”，又说“无力蔷薇卧晓枝”。野蔷薇呢？野蔷薇生长在乡野僻壤，白色单薄的花，能开到泼天泼地、任性恣意。这样的任性恣意，哪里会有“无力卧晓枝”“酡颜不自持”的娇弱，风尘仆仆间，亦没有“水晶帘动微风起”的雅致。

若不是有“大朵千瓣”四字，想象中的荼靡和眼前的小白花实在也是容易混淆，尤其中间几丛竟有着绯红色的花瓣，在日光映衬下，说不出的剔透灵秀。

从前西山的书院里有许多株槐树，一

闻哗啦一声轻响，一个小小的、尖尖的脑袋，拨开水面的褶皱，悄然浮出，深深吸一口带着水汽的风，再纵身一跃，便又沉入水底，只留一圈圈涟漪缓缓散开。伴着这一浮一沉的灵动，阵阵清脆的嬉笑声，也顺着风，漫过水面，漫过街巷。

孩童戏水，是最直白地向水借凉，那份纯粹的欢喜，能驱散整个夏日的燥热。而水上荡舟，便是另一种雅致的清凉。黄昏落幕，余晖染透天际，一曲《流水向东流》轻轻萦绕，几叶小舟泊在昏黄的灯火里，一摇一荡，如水面自然生长的浮萍，循着晚风的节奏，自在浮荡。旧时的水上船家，枕水而居，轻摇蒲扇，任晚风拂着水汽拂过脸颊，再燥热的空气也在这诗情画意里，悄然消散，成了一代人心中最温柔的念想。

水边的乡村，藏着夏日最惬意的光景，可枕水而居，亦可傍水而眠。宋代诗人秦观在《纳凉》中写道：“画桥南畔倚胡床。”想来便是这般意境——柳荫浓翠，绿水潺潺，一席凉床卧于水畔，潺潺水声化作最动听的催眠曲，遥遥明月洒下清辉，荷花暗香袅袅，漫过鼻尖，漫进梦境。那是热天里最动人的篇章，连漫天热气都要悄悄退居其次，不惊讶这份安宁。

自然之水可生凉意，一盏清茶，亦能

傍水凉

从前的夏天，或许更热，可人们懂得向水借凉。

郭华悦

天热时，万物皆可借来凉气，比如向水相借。

水声潺潺，沟渠纵横，旧时的暑日里，水面总藏着不期而遇的欢喜。忽

